

独幕话剧

离了树的绿叶

曾荣煌作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离了树的绿叶

曾榮煌 作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武汉驻军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开· $\frac{15}{16}$ 印张·19,000字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06·125

德 宝：媽媽我要喝紅豆湯，唔……我要喝呢。

梅如玉：洗了臉再喝。呸！你看多脏呀！（照鏡子）快看，鏡子
里面的孩子，不爱清洁，象个傻娃娃是不是？

德 宝：是的是的，是个傻娃娃。（刮臉）丑！丑！丑！

梅如玉：臉脏了，就得洗，乖乖，媽給你洗臉。

德 宝：我不洗，唔，我不洗……。

梅如玉：臉脏了不洗，就不逗人喜欢。唔：剛才你不是看見
那个傻娃娃嗎？你不洗臉，就会象他。

德 宝：不，不，不，我洗，媽，我要洗臉。

梅如玉：好宝宝，洗了臉，媽給紅豆湯喝。乖！真听话。

杜 伶：（上）哦！表嫂您在家呀。

梅如玉：啊！伶表妹，今天怎么有空呢？又放了等活假。

杜 伶：等活假呢？这回比等活还要厉害、毒辣。

梅如玉：（惊愕）怎么啦，坐，快坐下。

杜 伶：怎么？我这回可要和资本家打官司，請給帮个忙
吧！

梅如玉：打官司！什么事呀？

杜 伶：表嫂：我們老板把我解雇了。

梅如玉：噢！把你解雇了，为什么？

杜 伶：他說店子里沒活啦，用不了許多人，我們一了解，
不是沒活，外埠定貨多着呢，他們准备挖雇工厂的工人
做代活，工价便宜，又不要店里的福利費。

梅如玉：是在店子里做嗎？

杜 伶：沒有！他們在偏僻地方租了几間小楼，躲起来做，
人都找不到，象做小偷一样地做着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

不知他們搞的什么五花八門。

梅如玉：伶表妹，这个挖雇工人的事，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呢？

杜 伶：这……他交定貨的时候，活是从外面拿回来的呀。

梅如玉：是呀！你还没有确凿的証据呀。这样吧，法院的事我去和律师請教，最重要的是要把做活的地点，挖雇哪个厂子的工人，搞个水落石出，再去打官司。现在还有一件房产糾紛要解决，你先到街办事处去打介紹信，等我把事办了，再到法院去。

杜 伶：好吧，我先到街办事处去，回头見。（下）

梅如玉：你好走，不送啦。回头見。

錢 氏：（上）哎！这工夫真不行啦。年岁大了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走一趟菜場，連气都喘不过来，渾身都痛啦。

唉！菜也漲价了，真……（看到如玉和孩子）嗨……。

梅如玉：媽！您回来啦。

錢 氏：回来啦，菠菜一斤又漲了四分，白菜又漲了两分。

梅如玉：媽！小菜漲价有什么关系呢？少了就漲，媽呀，还有多的时候，菜多了价就要落的。

錢 氏：亏你說的，少了就漲，多了就落！这还不是什么自由市場搞起来的，以前又不漲，现在有了自由市場什么都漲了，这太自由了。真气人！

梅如玉：媽！您看：米、油、盐、棉花不是都沒有漲嗎？小菜漲价，小风小浪，是吹不走我們生活中的幸福的。

錢 氏：管那干什么？米，我一天能吃多少呢？

梅如玉：哦！媽，您喝紅豆粥吧。我給您去盛。

錢 氏：唔……等我歇会吧，气还没喘过来，咋喝呢。

梅如玉：好，你歇歇再喝吧。

德 宝：奶奶，我要吃粑。

錢 氏：不要吵，乖乖，奶奶再也經不起你这样吵吵鬧鬧了，一天只曉得要吃要喝，你爸爸掙的錢又少，吃飯还不够呢，哪來錢買粑買餅的呢。（自言自語）唉！現在新花樣越來越多了，又搞什麼自由市場。什麼東西都漲價了，加的工資還不够漲的零頭呢。我看，在工廠干活掙的幾個呆錢，做來做去總是這幾個錢，反正現在有自由市場哪，明利要想點辦法才好。

梅如玉：（驚訝地）媽！怎麼哪？

錢 氏：只怪明利這孩子太死心眼，不懂得找外水。你看人家何其巧，自己在家做作坊、泰興還有股，一家子吃的喝的穿的都很好，經常是一家子人逛公園，上館子。人家是對得起自己的肚子，自己的面子。

梅如玉：咱們怎麼要和他比呢？咱們是國營廠子的工人，有組織，有發展前途，是工廠的主人，他算啥呢。

錢 氏：我活了這大年紀了，也沒有看見過做手藝的前途，還不是做活拿錢，還不是靠自己一雙手。人家何其巧一雙手，一年四季，不是背着，就是捧着，還是養活一家子。哪個不說：窮國營，富合作，作坊里大吃大喝。搞作坊才是自己當主人哩。

梅如玉：媽媽那才不一樣呢，國營工廠有勞保、有福利，對工人安全、健康、政治、文化學習都重視，媽媽您過去為明利沒錢讀書，哭過多少次，他過去是個睜眼瞎子，現在是初中文化程度哪。

錢 氏：福利！說得好听，剃头、用水、住房子哪一件不要錢，还說福利呢？这有不有还不是一样。

梅如玉：媽媽您沒想想，您前年住院，要打針、要輸血、要吃貴重藥，不是工厂大力帮助，哪能活得了？

錢 氏：人叻！生老病死都是命里注定了的。

梅如玉：那一次住院花了一千多元，不是工厂的劳保，您說要几个作坊才付这笔賬，后来組織上把这笔藥費免了，在旧社会咱們連医院的門是朝南还是朝北，都不知道，莫說住院，連这样的梦都不敢做。

錢 氏：你說这干什么呢？一千多元是吃藥吃掉的嘛，又不是吃魚吃肉做衣服用掉的，虽說用了一千元，錢又沒有过我的手，要是錢在我手里，我才不花那么多呢？天呀，这些事又有什么相干的呢？

梅如玉：媽媽咱們家里究竟替国家創造了多少財富呢，一場病就花了一千多元，这不是工厂的好处嗎？这不是党和毛主席給工人带来的好处嗎？媽媽咱們不能吃了甜瓜忘了藤呢。

錢 氏：（恼怒地）噢，大相公娘子，我吃了什么瓜？我忘了什么藤呢？你是街道积极分子，請到街道上去积极去吧，別在这儿装正經。在我面前怎还得有些大小，这儿又不是法院，你还审判我嗎？我才沒有把你这个陪審員看在眼里呢。你橫說也是理，豎說也是理，你又不撒泡尿照照你的臉。

梅如玉：媽媽您別生气呀，我不过想解釋解釋罢了。

錢 氏：你解釋什么呢，錢不够花是个事实吧。

梅如玉：咱們掙的錢，精打細算还是够用的呀。

錢 氏：够用，这是从哪里說出来的！

梅如玉：媽，您听：咱家六口人，三大三小，每月吃米一百二十斤，要十三元，油四斤三元二角，菜錢十五元，年糕白糖三元，盐五角，煤三元，房租水电四元五角，幼儿园學費二元，明利抽烟四元五角，報費五角，会費六角，零杂用八元。明利每月收入六十二元，我替人洗衣服收入十二元，除了开支，还能有十多元儲蓄，或是添东补西，应酬亲友。这不能說不够用，往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，那就更不用愁啦。

錢 氏：我問你，我們要不要进进館子，做两件皮袄，你又不看看世面，大家生活都提高了。王家么姑，現在找了工作，也穿起高跟皮鞋，戴洋手表，我們天天菜錢总是五角五角的，就不應該多买些嗎？

梅如玉：媽！生活是要慢慢提高呀，过去您不是說过嗎？做家过日子，要細水长流。

錢 氏：慢慢提高，你看，百貨公司什么沒有买的呢？

梅如玉：咱們以后还得节省些，把錢儲蓄起来，就去买用的。現在講穿講吃还不是时候呢。

錢 氏：不是时候！現在解放了，共产党来了还不是时候！咱們老百姓把蔣介石这个混蛋赶走，就是为了过好日子，哪个还想蘿卜、白菜，吃一頓愁一頓。

梅如玉：媽，这还要有一段時間，加紧生产建設社会主义。

錢 氏：哼！你就沒有看看世面，真是個乱磚底下癩蛤蟆。

梅如玉：媽……。

錢 氏：別媽啦，我說不過你，我的審判員。

德 宝：（從內房跑出）奶奶，您買的粑粑呢？

錢 氏：（生氣）連稀飯都喝不上，還粑粑哩，沒有！

梅如玉：（陪笑地）媽，灶上盛了紅豆粥，您喝點過早吧。等明利回了再開飯，（轉身向德宝）乖，餓了就請奶奶給你盛紅豆粥喝，媽，我到王家把房產糾紛的事辦了着，明利回來先開飯，不要等我，免得誤了他上班，媽，我走了。

錢 氏：你忙去吧，這些事，我曉得做。

〔如玉剛出門，明利上，幾乎撞了個滿懷。

梅如玉：明利！你怎么這早就回來了？

劉明利：（撒謊）喔……，啊，今天工段停工待料，沒有活做，車間提前下班，晚上再補上。

梅如玉：為什麼會停工待料呢？車間採取措施沒有呀？

劉明利：採取了，車間那麼多拿錢不干活的幹部，不想辦法，那還行嗎！

梅如玉：（擔心地）他們採取什麼措施呢？

劉明利：廠長下了命令，準備請你去當車間主任。

梅如玉：人家跟你談正經事，又是這樣邪里邪氣。

劉明利：談正經事最好找算卦先生，我的正經事是要開飯。

梅如玉：早就給你做好了。

劉明利：我不是說開這頓飯。

梅如玉：你呀……，我要到王家去。你先吃吧。（下）

劉明利：我……，（打呵欠）媽，我困了我想睡覺。

錢 氏：昨晚在哪裡做呀。

劉明利：還不是何其巧家！媽！做代活真有油水，昨天一夜

就掙了五元，老何還給我們搞了几个菜消夜。媽！人家都說：窮國營，富合作，搞作坊大吃大喝，那一点也不假。到半夜他家什麼味都聞不到，只聞到鍋子里煮的香噴噴地。這真過癮，媽，我把廠里的事辭了，一條心搞代活，老何答應給我一百五十元支賬，借些工具給我，有時可以在家裏做。

錢氏：是呀！在廠里整天累到黑，只掙几个呆錢，還得天天當快手，掙錢又不多。跟何其巧干，人家賺錢真是一把手，他办起事來，里里外外都是方方圓圓的，在過去沒吃過亏，現在解放還是沒有吃過亏，一家子過得紅是紅，綠是綠，冷是冷，熱是熱的，一個人鑽的一家子熱熱呼呼的。人家是見過大世面的，懂得人情南北，他抬頭一看天，曉得刮什麼样的風，下什麼样的雨。睜眼去看人，就知道出什麼言，變什麼色。如今自由市場開放了，他的作坊又搞起來了，大錢還不是要打他手上過，財神在他客厅坐，明利你跟他干，沒有錯。

劉明利：媽！我想睡一会，何其巧來了您就叫我。（欲下）哦，媽，廠里來了人，您就說，我不在家。他們真能泡蘑菇，我真討厭。（下）

錢氏：你去睡吧！（喜悅地）老何來了，我曉得招待，怠慢不了。唉！明利找到了何其巧這樣的靠山，我总算松了一口氣，天呀！一個晚班就掙了五塊，一個白天最少也得掙十塊錢，一天一十五，一月四百五十元。哎呀，我的天啦，這不叫何其巧，這簡直叫活財神爺！呵呵，我只顧樂了，把这几支香腸留給財神爺下酒吧。

何其巧：(上)大媽！您在忙什麼啦？

錢氏：啊呀！老何是你呀，這是什麼風把您吹到我這茅棚草舍來了呀，請坐，請坐。

何其巧：哎喲，大媽，這樣氣派的四層大洋樓，還說是茅棚草舍，這些話是有福氣人說的。大媽，不是我何其巧來夸奖你，您真是個人興財旺有福氣的人。

錢氏：亏您說的，哪有這事呀，真正人興財旺的人，才是您，才是您何大掌櫃啊。

何其巧：嘿嘿，哪里，哪里，啊，大媽，明利在家嗎？

錢氏：剛才睡啦。

何其巧：怎麼？(疑惑地)才睡！

錢氏：他說：他剛才到工廠去來。

何其巧：噢……噢！他有公干去啦，我不打擾他。他睡啦，嗨！休息吧，就要休息。“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”，這是格言。大媽，明利真行啦，嗯，有這樣的好兒子，就等於一大捆鈔票呀，大媽，您真有福氣，哈……

錢氏：哪里，哪里，這孩子蠢頭蠢腦，不懂事，以後還得您多多照顧。

何其巧：您別說外啦，多年來的老相識嘛！大媽，我們今後要和明利長期合作的，用不着客套，往後要他幫忙的地方還多着呢。再說：明利真有一手了不起的技術，可惜沒有找到好行市，我真替他可惜。

錢氏：唉！我也常常這樣想，有技術就應該自己搞，進什麼工廠呢？一天累到晚，沒個好休息，廠里又不管你技術怎樣，做出活拿的一樣的錢，定額又常常修改，掙不

到几个錢，这孩子尽干些傻事。

何其巧：（狡猾地）是呀，在外面单干，那好处就多着啦。上工下工很随便不受劳动紀律的限制，又不开会。你想，有开会的时间，又掙了两块錢，干什么不好，你要向人家借两块錢，好話說一籬筐，誰給你呢？再說：在外面干，活又輕，工价又大，唉！多自由自在的事呀，真愜意。現在自由市場开放了，到处充滿了自由的空气。只要你把鼻子一嗅，象清凉散一样，又香又甜又凉爽，多好的行市！对于做生意的人來說，真是千金一刻，探宝淘金的时候。

錢氏：您真会说，天生的口才！您打算和明利怎么办呢？外面的活多嗎？哎呀，您說的象唱歌一样，把我听迷了，說得多好呀，发财的人啦。

何其巧：多，多，多着啦！我还能外他，您那知道天津、东北都到我們这儿定貨啦，做一双鞋就是三块多，左手交活，右手拿錢。大媽，这是一点真口味，哈……

錢氏：一天做多了，人不累嗎？

何其巧：那怕什么呢！累，有錢吆，人为錢累倒了，那么錢又可以把人救轉来。大媽！錢是靠人去掙来嘛！再說吧，您年岁已大了應該吃点喝点享享儿子的福。什么东西都要錢买。唉，人生就是为了掙錢。現在外活来了，正是撈錢的机会来了，所以我就拉明利一把，这些事情，您該相信我吧。

錢氏：您說的，我哪能不相信呢！老何，多年来的熟人，您是为我們的好，我感激您都来不及呀，难道还不相信

您嗎？

何其巧：（見婆已入他的圈套）啊！大媽，我这儿有二十塊錢，您拿去零用，這算不算支賬沒有關係，您拿了花吧。用完了，您只說一聲，我就送來。

錢氏：這……這怎么好收下呢？活還沒有做好，就拿錢，這實在說不出個什么名堂，這象什么話呢？

何其巧：不要緊！不要緊！大媽，水是流的，錢是花的，這是表表人情。人情是常來常往的，常言道：“錢財如糞土，仁義值千金”，我們要的是人情，錢算得什么呢，我是不在乎錢啦什么的。

錢氏：老何咱們又不是外人，要明利做就是了，先拿支賬，這……這不是見外了嗎？留着進點貨吧。

何其巧：大媽，我的脾氣你還不知道，我一生喜歡干脆。這點算得什么呢？再說：明利就算不給我做活，這點小意思送給大媽，買點荔枝，桂圓吃，還不應該嗎？這不是別人，是我何其巧。不要客氣，收下吧，不然我就不快活了。

錢氏：這……，我怎么說呢？

何其巧：您收下，哈……哦，聽說您想買條包頭，這包在我身上，我替您托人到杭州西湖去買，嗨，頂好的縐紗包頭，大媽，我一定辦到。

錢氏：老何，說都不敢當，這要我怎么说才好呢。

何其巧：大媽，這我辦是件容易事，三五天就捎來。現在自由市場開放了，這是一股子大生意經，生意經里面有生財之道。哈……買小菜的漲價，我們作坊也漲價，在國

营工厂就漲不成。嗯，这份亏，他們就得吃，哦！只顧說話哪，明利还睡了吧。

錢 氏：我去叫他。

何其巧：不忙，不忙，再等会吧。

錢 氏：我去叫去。（下）

何其巧：这……，哼！去你的吧，打一个夜班就起不来，还想做代活拿大錢，真不嫌害臊。唉，話得說回来，雨过了又不叫我修路，这时活做不出，誤了合同要罰款，管他的，廢物利用吧。嗯，这小伙子死要錢，哎，我何其巧的錢是泡过藥水的，拿我的錢，哈哈……拿我的錢，呸！小心手上长細菌。

（錢氏內叫：“明利，快起来，老何来啦！”明上。

何其巧：嘿嘿！（竊笑）明利，我来了，睡吧，睡吧！

刘明利：老何来了，請坐，哈……，这回可真砸啦。

何其巧：情况怎么样呢？

刘明利：我今天找人事科长談，他不同意我退厂。七說八說把我搞火了，我就瞪起眼和他鬧翻了。哈……人事科长真能說，我看他准能把死孩子說得撒热尿，怎么也說不过他。我那怕他能說得水里面点着灯，我什么也不說，一句話，我要离厂。

何其巧：結果如何呢？

刘明利：結果他同意了，要我明天去办离厂手續。

何其巧：哈！……老兄，恭喜恭喜，这回你总算是脱离苦海，走进了財門。我告訴你一个好消息，外埠定貨又要增加，做多少有多少，不是我吹，只要你賣力做上两个月，

你这家子准要变个样。哈哈……

刘明利：老何，还有什么事嗎？

何其巧：有、有，多着啦。我是来探听一下你离厂的情况搞的怎样。

刘明利：吹了，这回是一吹到底，和人事科吵起来了，确实翻臉啦，他講大道理，我給他一个不吭气。任他怎样說，得天花乱墜，我有一定之規，坚决离厂，看样子他們也只好摊牌，哈……。

何其巧：你怎样和他扯呢？

刘明利：怎么，我就是不干嘛！

何其巧：喘！好样的，你真有这么一股子勁头呀！老弟你要借的工具我带来啦，你就一条心干吧。

刘明利：老何：你这样帮忙，我怎么感激你呢。

何其巧：自己兄弟，說这干啥呢，这把人都看外了。

刘明利：我总觉得你待我太好了。你看，你替找活，价錢又高，又借給我工具，我实在过意不下去，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。

何其巧：明利，不用說这个，有什么事，只要我能帮忙，那我总是愿意效力的。魚要水，水要魚，說这些干什么呢？老弟：抓紧时间干活吧，我走了。

錢 氏：老何，坐坐再走吧，我等会給你喂鷄湯喝。

何其巧：大媽，忙什么呢，还怕沒有時間喝鷄湯。把这批活忙过了，再来喝嘛！啊，大媽(故意讓明利听)，以后活还多呢，听說还要加价。不瞞您說，明利做的还是二等价的活，以后还有一等价的活，嗨，做手艺人嘛，还不是

靠做。

錢氏：老何：你說還有錯的，一切都托你照應。

何其巧：大媽，我走啦。明利！今天多趕几雙。好，再見！

……啊！大媽，這事千萬別讓大嫂子知道，他是人民代表，是街道幹部，她不給我們方便，那就糟糕。大媽，再見！哈……。

錢氏：只有老何這人，真是又厚道，又爽朗，又大方，明利，老何真是好人啦，這種人菩薩應該保佑他。

〔如玉上。〕

劉明利：媽，真的，他實在是個厚道人。

梅如玉：明利，還沒有到廠里去呀？

劉明利：沒有呀，今天沒有活嘛。

梅如玉：媽，您休息吧，這裡我來收拾。

劉明利：如玉，你忙些什麼來着？

梅如玉：剛才在法院陪審了一批不法資本家。

劉明利：為了什麼事呀？

梅如玉：有兩家是偷工減料，囤積糧食，有一家非法解雇工人，有兩家是挖雇工人做私活。有的受到暫停營業的處分。囤積糧食的，情節嚴重判了徒刑。

劉明利：怎麼？挖雇工人還犯法嗎？

梅如玉：當然羅，挖雇工人做私活，影響國家計劃的完成，造成工人思想混亂，造成工人之間不團結，這就是一種犯法行為。

劉明利：啊……（使眼色給媽，要她上市場買菜）

錢氏：哦，我還要去买點菜來。（下）

梅如玉：明利，怎么的啦？这几天厂里副产活没有发下来呀？
一来我闲了没事做，二来一月要少些收入，你明天到厂里还是带些活回来吧。

刘明利：啊！……这副产活，我看你这几天很忙，太累了，
还是停几天吧。我现在突破了定额，收入要多些。

梅如玉：明利，不要这样吧，有钱常想无钱日，拿点回来吧。

刘明利：哦……那也好，以后拿点回来就是。（不多谈，支吾一番）
啊，你还没吃吧，快吃饭吧，我到厂里去。

梅如玉：明利我告诉你，你表妹给资本家解雇了。

刘明利：喔，解雇了？她不是在泰兴做吗。

梅如玉：是呀。

刘明利：那不要紧，我替她说句话就行了。

梅如玉：怎么，你能帮忙？

刘明利：当然罗，我的好友何其巧是泰兴的股东老板，我替她美言一句，保准她不解雇。

梅如玉：喔……，你真有点面子呀，明利。不过，现在我们不和他讲交情啦，我们和他履行法律手续，他们无故解雇工人是犯法的。

刘明利：嗨！有法律，不要讲人情。（冷笑）哼！我的审判员先生，你就依照法律解决吧。哈哈。

梅如玉：笑什么呢，说真的，明利你这几天好象瘦了些呀。

刘明利：是呀，这几天有些不舒服，听医生说，我有慢性胃炎，可能我会批准休养。

梅如玉：哎！医生详细检查了没有呀。

刘明利：如玉，我和医生说：现在车间计划很紧，我要求他